

## 心梦飞扬



## 梦启山海城

□ 张曙波

这是寻常的清晨，山间的鸟儿警觉着晨曦的到来，早早地，以雀跃伴欢鸣。推门出院，眼前是清清山溪，几畦菜园。抬眼处，满目苍翠，几许早春的播种孕育，如今已化作花开豆香。新垦的田垄，却又添了新的希望。朝云若霞，光照山海间，这是一个梦想启航的新时代。

东海之滨，梅山绿海湾。总台山麓，千年郭巨城。海是郭巨人的母亲，千万年的潮来潮去，没有磨去钱塘江南的这块大陆尖角，反而容得古往今来的郭巨人在此绵延生息。小小的凤凰山见证着沧海桑田的变迁。山头寨也许是漂泊者最初的家，海潮曾无数次拍打着山麓的三十二级台阶……大涂庙袅袅香烟，犹在点点渔火那边……南宋建炎年间，设郭衢驿，始通四远。但是大海所给予郭巨的，不仅是负有盛名的各色小海鲜，更已经融入人们的血脉精神之中。

郭巨人敢闯，曾经看惯了汹涌波涛的郭巨，懂得顺应潮流，志向远方，早已习惯闯向全国各地，在异乡寻觅商机，行通天下。走在哪一座城市，总找得到经营灯具店铺的郭巨人，他们人带着人，亲带着亲，互

相支持，拼搏各地，每一个郭巨灯具的招牌，都是来自家乡的光和亮。郭巨人念亲情乡情，岳父曾经几次与我讲年轻时出差东北的经历，当年他途中偶发结石症，几乎痛得失去知觉，好不容易住进铁道医院治疗。当地的郭巨人知情了，纷纷前来探望，最后更是一位远亲亲自护送回老家，这便是质朴的乡亲乡情。有了这般的乡情所系，郭巨人挺着胸面向四方，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，美好的梦想总在前方。

郭巨有山，据海防要地巍然而立，烽火岁月，“昼夜烟火，互相接应，所望独远”，狼烟领半岛各卫所之首，故设此为总台。总台群峦，如高擎着头颅的士兵，肩并着肩，俯瞰着脚下的城池和浩渺的东海，悉心护佑着郭巨城里的万千百姓。在历史的长河里，抗倭、抗英、抗法，几度狼烟起，几度战火烧，然而，只留下它的勇猛坚韧、不屈不挠。如今，总台山上风车转，山花笑，山麓大港通天下，早已是雄奇秀美的好景致了，但郭巨人保留着古老的烽火台，保留着简朴的烽火石屋——望着它们，连同着这座座群山，我们仍能感受到总台山所赋予的精气神。

488丈，高1.9丈，基阔1丈，辟有清波、崇秀、安吉三道城门。东面为水门，后堵塞。各门上筑楼，外有城河吊桥，并环建月城。经过千余年，周围浅海泥沙上涨成涂，终为陆域，民居日趋稠密。”

这六七百年之间，虽然难说有沧桑巨变，但古城的变迁仍在默默进行，在小城镇建设的今天，我们很荣幸，仍可以透过那散落在城里的一砖一瓦、一宅一院、一井一庙、一谚一俗回溯它的过往曾经。

郭巨古城曾以十字街头为中心，直通东南西北城。如今，我们从古城的街巷名字中仍能回味当时的历史：如借方位标注的东城下弄、南城下弄、北城下弄、北城子墩、西城子墩……如以姓氏聚居地标注的汪家弄、黄家弄、张家弄、李家弄、陈家弄等，都有渊源值得探访。

古城不乏文化遗产，其中每年正月十五闹元宵更是其中一绝，车子灯、马灯、鼓阁、抬阁等非遗节目让群众争相观摩，其时郭巨街头摩肩接踵，人山人海，所到之处，水泄不通。若在平时，只要你漫步古城街头，你也可以在寻常巷落遇到一口建城时的古井，聆听一段桃花老龙的传说，在某个屋基墙角发现一块旧时的城砖，看春天的花开在护城河的两岸……或者你走进霓虹路上的西门村文化礼堂，这里收集的数百件老物件，也会静悄悄地告诉你：时光荏苒，但古城的文化在延续。

春风送暖，郭巨古城迎来了小城镇建设新的契机，山海郭巨，迎来的是一个向着美好而焕发梦想与创造力的新时代。我们将美好寄语时代，我们将幸福握在手中，只有奋斗，才是直抵远方最好的兰舟。

## 城市清音



## 在香港坐电车

□ 石志藏

香港是一座风情无限的都市，旅游购物、探究历史、观赏夜景、临海读海……去香港，若时间充裕，不妨坐坐有轨电车。电车虽慢，却别有味道。

香港主岛呈狭长型，岛上的有轨电车位于北侧，香港的电车是最便宜，也最方便交通工具。此次出行，单位的培训中心位于港岛西北角的坚尼地城附近，是港岛有轨电车的终点站。那晚，我先从坚尼地城地铁站坐地铁到铜锣湾，在时代广场附近转悠一番后，找到了电车站。

说起有轨电车，我记得四十多年前第一次去上海，就坐过有轨电车，不知什么原因也不知什么时候就没有了，当时上海的电车是单层的，车顶上有一条连接线，我们管它叫“辫子”。“辫子”经过十字线变道时，常常会擦出火花，记忆犹新。

香港的有轨电车全是双层的，看起来有点瘦削，可能是时间上的空档，我上去以后上层空无一人，就到最前排观景。电车一路上就经过热闹的北角，经过还保留着古老维多利亚女王铜像的维多利亚公园，经过繁华的铜锣湾、湾仔，经过金钟、中心区的中环，还穿过西环具有香港特色的海味街。

记忆最深的要数上环附近的香港中银大厦，头天晚上我在维多利亚港的北部观景台，眺望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香港中银大厦，大厦白色的灯带变幻中，它像一柄利剑直刺苍穹，那晚天气很好，天上星星可数，港湾射灯四射，一会儿在东南角的山梁，一轮满月，冉冉升起，港湾充满了温馨。如今，我就在中银大厦面前经

过，我赶紧用手机拍摄定格。电车路线中段经过的是港岛最繁华的地段，不仅商铺林立，而且有多家银行网点，港资的如汇丰银行、渣打银行、南洋商业银行、合众银行、永隆银行，还有很多中资的，如建行（亚洲）、中行（亚洲）、交行（香港）。

有轨电车在20世纪初的欧洲、美洲、大洋洲和亚洲的一些城市风行一时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直至解放后的五六十年代，上海有轨电车成为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，时间可谓长矣。但有轨电车毕竟是一个旧时代的烙印，我在乘坐时，不仅感觉到慢，而且无空调，行驶时“嘎吱”声很重，避震也不好，好在于晚上气温不高，若在中午，就可能汗流浹背了。当然，它能使人体会到慢时光的独特魅力，在快节奏的今天，若要慢下来，最好的方法就是乘坐一次有轨电车。有轨电车的好处还在于用电力作能源，车辆不排放废气，是一种无污染的交通工具，也是最环保的出行。

那晚，我从铜锣湾站上电车，一直到西头的爹核士街站，坐了一个多小时，用八达通卡一刷，才二块三角港币。后来听说，港岛的有轨电车，无论你从哪里上车，只要花上二块三角港币，就可以从头坐到脚，如果是老人或未成年人，还可以优惠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还可以下车走走，原汁原味的香港老街，还有维多利亚港的会展中心，以及各类购物中心，都可到达。港岛的有轨电车，是穿行在过去和现在交替的时空里。

在港岛时间不长，我乘坐了两次电车。我由此感叹，在繁华而又快节奏的港岛，仍保存并运行着这么一条漫长的有轨电车线，与现代文明相映成辉，真好。

## 乡土情怀



## 田螺

□ 沈东海

田螺对于生在农村、长在农村的我而言，不是一个新鲜事物。

记得在当时农村的沟渠、河流，以及水稻田里，都有它的身影。它自古就是农民餐桌上的一道农家菜，滋润了不少劳苦大众的胃。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以至于后来它竟然渐渐消失了。

小时候，我们这些小伙伴除了喜欢摸鱼捉虾，也常常去沟渠里捡田螺玩。对此不仅小孩子喜欢，回来的时候还有碗下饭菜带回家，自然大人也是乐意的。记忆中有过一次摸田螺，至今让我念念不忘。那时我只有四五岁，跟着老姐和表哥撑了一条小船去摸田螺。船是养鸭人丢弃在河滩上的一条沉船，是表哥把它从河里捞起来的。船很小，也就两米来长，一米宽这样，并且还是漏的。三个人坐上去的话，水就开始不断漏进来了。所以，就得有一个人不断往外舀水。这种没技术含量的活，一定是交给我的。

当时表哥站在船头，用竹竿撑着船，听从老姐的指挥，控制着船的走向，老姐负责捡田螺。那时候河两岸，田螺很多。捡到后来，船进的水太多，就不得不考虑往外扔东西了。在这条船上，最不值钱的东西就是我了，结果你是可想而知的。

于是，他们就就近找一块凹露出来的河滩，然后用“命令”的口气让我下船，并嘱我待在原地，说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的。没法，毕竟我不下去，船就要沉了。而供我站脚的地方，不仅泥泞，而且又滑，一人多高的河两壁，布满了大大小小的龙虾洞，恐怖极了，我生怕从中溜出一条巨蟒来。

从河里满载而归的我们，回家总会受到大人表扬。捡来的田螺，当天是吃不了的，要先找个有青石板河滩头搓洗几遍，把附着在壳上的脏东西洗掉，然后就可以拿到清水里养了。一般养一晚上，第二天就可以烧着吃了。宁波人田螺的做法很简单，一般都是红烧。煮的时候要烧旺，把锅烧热了，舀几勺菜籽油下去，就可以爆炒了。只有爆炒过的田螺，口上的吸盘才会掉下来，吸盘掉下来的田螺，煮的时候才能完全入味。这是做这道菜，最关键的一个步骤。

摸来的田螺除了吃，老一辈人还喜欢养在水缸里。那时候的“天水”，是供一家老小吃的。听奶奶说，养它的好处，就是能把缸底沉积的泥土通通吃掉。由此可见，田螺对于当时的老百姓而言，有多么重要。

田螺除了我上面说的，其实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用处，就是耳朵不小心进水了，滴一滴从田螺屁股上滴下来的水，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就会马上消失。到现在我还一直困惑，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反正这个土方方法用在我的身上，屡试不爽。



## 大地情深 (油画)

曹辉作

## 人在旅途



## 又是一年桐叶绿

□ 覃正波

馅，而采用豆类 and 红糖。也许一方一方的习俗吧。但我私下认为，用芝麻和方生做成的馅更香、更可口、更惹人喜爱。

一切准备就绪便可包包粿了。事先，待把所有的新鲜桐叶洗干净滤干，再在包包粿的粘板刷些食用油，好处是吃起来容易剥叶，少些麻烦。当然也有在粉团上抹些菜籽油的。做包包粿时，先把米粉团揉成球形，从正中用手指压出一道槽，再将馅放进去，然后用米浆盖住再轻轻压扁包上桐叶或粽叶就“大功告成”了。

小时候，我最喜爹妈做包包粿了。尤喜做桐叶包包粿的馅，那时对我来说真是人间的美味。你想想啊！生活在偏远的小山村，物产又不丰富，连一日三餐都成问题，别说馅了。逢到佳节，妈总会做包包粿给我们吃，我会自始至终在他们身边打转，很积极，也乐于听妈的吩咐，称得上言听计从，妈知道我心里的“小九九”，时不时地，她从木糠里用勺子挖一些喂在我嘴里，笑着说：“你这个贪吃鬼”。其实，我心贪得很呢，那令人垂涎欲滴、散发出阵阵香气的芝麻花生馅着实让我心慌，巴不得妈早日包完。

于是，我有事没事就动动包包粿的调羹。知子莫如母，妈早就看出了我的心计，放下手中的活，假装嗔怪道：“妈就知道你心里有想法，好像是几辈子没吃过东西的，你这个馋鬼时的，碍手碍脚的，快把手伸出来”。我

担心妈会拿调羹敲我，手缩着。妈却用调羹在木糠中舀出堆尖一大勺，放在我早已缩回去的手掌心，看我吃完后不时地舔着掌心和手指，妈会在我不提防的情况下又舀了勺放在我手心里，见我贪吃的样子，然后开心地笑了。

那时候爹妈在队上干活，起早摸黑，很晚才回家。那个年头，村子没电，全用豆油点灯，灯光微弱。妈做包包粿总是挑掌灯的时候做，我总会依偎在妈妈的身边托着下巴，帮妈妈不断地朝灶里添柴。也许是心急了些，我会把剥好的毛火柴大把大把地朝灶孔塞，弄得满屋子浓烟。妈对我说，做人就像烧火，火要空心，人要虚心，做人才会厚道。火光映红了我们的脸庞，妈给我讲述了不少乡村故事，在感受糍粑香甜可口的同时，也感受到乡村的宁静和美好。

又是一年桐叶绿，我在北仑港城不见着妈忙碌的身影，想必年迈的她在端午节的这天，定会站在门口翘足远望她的儿女；想必在整洁一新的灶台边，她正用一双瘦弱长满老茧的手，给我们做桐叶包包粿。我朝故乡的方向遥望，仿佛看到漫山遍野的桐叶随风摇曳，那醉人的绿在泪眼中忽闪……

